

# 永樂大典

一六

卷〇三二七 瀘字

卷〇三二八 瀘字

卷〇三二九 奴字

卷〇三三七 奴字

重錄總校官時郡 高 撰

學士 王 撰

分校官編修 王 撰

書寫儒士 呂 撰

圖點監生 王 撰

王 撰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七 六模

奴

通鑑紀事本末匈奴和親 漢高祖六年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疆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

遂取所愛關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焉。颯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雖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墜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

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王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靈，單于祭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饒擊，傳兩天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勝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萬戶。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赦為郅陽侯。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以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

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高閼氏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頌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斬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頌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遠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頌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頌視其父如禽獸。而懷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惠帝三年春。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頌單于。是時冒頌方疆。為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中郎將李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圖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諷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

善。今大謁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遣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高后六年四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陽。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文帝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畧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右賢王走出塞。六年冬十月匈奴單于遣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夫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發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即不欲匈奴遠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復項之冒頓。死子格衛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

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湟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皆唃。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輕易行。君臣簡。可以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高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梁太傅賈誼上疏曰。天下之敝。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米糴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獸而獵田畜。不搏反寇而搏畜菟。耽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

不俾可為流涕者此也。十一年冬十一月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太平裏守記。鼂錯上言曰。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境。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廣。民氣百倍。敗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帝以來。關西三國於匈奴。民氣疲傷。無有勝意。今當關西之吏。雖欲振神。空。未。陰。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被。傷。之。人。以。當。東。勝。之。司。然。用。少。擊。眾。較。一。王。敗。其。策。高。法。曰。火。有。利。非。關。西。之。人。偏。有。勇。怯。乃。料。吏。之。制。巧。拙。異。也。由此觀之。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太平裏守記。兵法曰。夫五之者。新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存。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連。川谷居間。仰而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鉞劍三不當一。荻蒿竹簫。草木蒙茏。枝葉茂接。此矛鉞之地。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還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

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天同。中不能入。與無錐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反。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擾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倂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

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  
甲絮水。勦方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驛。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  
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  
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  
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  
度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貪。  
此則卒積死。武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太平寰宇記。昆  
明又言。滇池。滇池。勦農力本。當代急務。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募塞河  
上。南攻楊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會天  
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擒。夫  
則卒積死。武胡貉之地。積陰之戍也。木皮三千。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  
人畜理馬獸走毛。其性能寒。楊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獸理馬獸走毛。其  
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  
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慎。恐有  
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

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惡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使之老

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智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遽徙。初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免。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未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破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唐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

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賓侯魏邀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龜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勅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亦為內史。樂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後二年。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杜佑通典。中書曰。奴為患。數聞趙降李牧之。時賢趙人為將。為即中書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聞上方王者之遠勝也。疏而推穀。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月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邊寧于。後東胡、滅、燕、林、而柳強秦。南支解魏。當是時。趙數伯。後會趙王逐立。周耶開讓。而誅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餼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足以及。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唐書。一入而師中。擊之。所殺甚衆。夫士早盡。軍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報。

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當大體而  
大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害生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錄此  
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恐匈奴之難。文帝說。是日令丞相  
卿叔親高。復以為雲中守而狂。唐為車將。知時。主中尉。及都。唐車上。三年  
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  
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北  
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  
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  
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  
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  
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  
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  
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  
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粟  
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棄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

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孝景元年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二年秋與匈奴  
和親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中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六年六  
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十人隴西李廣為  
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  
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  
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  
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  
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  
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恠之不散擊夜半時胡兵亦  
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後二年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諼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孝武  
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  
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  
遠徙烏巢難得而制自上古不為為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

罷之虜以全制其故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武帝伐匈奴漢武帝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聚鼎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特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警士卒傷死中國權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國非廢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